



散文诗辑

中国皇冠诗丛

檀色琴盒



欲平知

PD

● 张中定 ● 广西民族

檀色琴盒

张中定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中国皇冠诗丛 ·

檀色琴盒

张中定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1092×787 1/32 3印张 65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63—0681—0/I · 139

定价：1.50元 (全辑15元)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中国皇冠诗丛》第一套总序

孙绍振

光这个名字就够气派的了，皇冠诗丛，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最动人正是一种历史的挑战意味，而不是与某一同行争一日之长短。

诗曾经拥有艺术的皇冠，长达千年以上，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上，都是如此。它曾经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雄踞盟主的地位，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早成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只有它才是时代智慧的焦点，艺术水平的标志，在它周围聚集着最灿烂、最夺目的天才的星座。那诗的鼎盛时期，至今仍然使当代诗人神往，那璀璨夺目的艺术皇冠，不但散发出一种美好的历史光辉，而且产生一种掣动心魄的鼓励力量。

固然，无可讳言的是，这一切都是艺术在它古典时期的历史，到了现代，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现代时期开始以后，不管意象派、现代派有过多么雄强的意志，但总的说来，诗的艺术皇冠已经不可否认的失落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的代表的，已经不是诗，而是小说。诗已经充分成熟，

乃至到了烂熟时期，才开始在勾栏瓦舍市井小民中间暴发起来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居然雄踞在艺术的宝座上，戴着艺术的皇冠！

历史如此无情，不能不使诗人气短。

于是有了反抗，在本世纪初有了意象派的产生，起初是在美国，后来到了英国至意大利、德国，接着现代派诗歌的产生。究其主旨，自然是为了挽救为十九世纪末为后浪漫主义弄糟的诗艺。

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生机，新的星座。不论是献身于革命的洛尔伽、聂鲁达、纪廉，还是远离革命的庞德、艾略特，都卓有成就，他们都开了一代诗风，创了新的诗艺。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就，比起二十世纪的小说来，诗的成就，不能不显得逊色。诗的读者范围在缩小，诗的社会关注度在降低，诗艺的群众接受性在萎缩，这一切都不能讳言，有历史感的诗人不能无视诗在衰弱的信号。

因此，有人喊出了警报：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而是散文的世纪。

然而，我们中国人都那样悲观。

从五四新诗开始，我国新诗和散文诗用六十年走完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百年的历程。而到了八十年代，在新时期诗坛上也开始了某种历史的进军，多至百种的旗号、宣言和自称的流派风起云涌，尽管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艺术上寻求突破，开拓新的天地，寻找新

的视角，探索新的心灵，挖掘新的层次，创造新的形式和语言则成为共同的潮流，不管年青的还有部分已经不年青的诗人和散文诗人意识到否，在心灵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憋足一口气，要为诗歌在艺坛改善地位，寻求新的制高点，或者象有的诗人已经说了的那样：恢复诗的艺术宝座，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自然，美好的愿望并非都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有时现实和历史是如此之严峻：恰恰因愿望过于美好过于悬浮于实际而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已经不算少。这期间，有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不但要突破别人的成就，而且要突破自己。如果因为要突破自己尾随他人，特别是满足于尾随他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如果因为要突破别人要模仿自己，因循守旧，则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新诗和散文诗在这两方面都有教训，而且是不断反复的曲曲折折的痛苦教训。

任何探索都必须有极其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进行着历史的挑战的时候，站在历史的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国际歌》那句名言：“只靠自己救自己”，任何外来的、他人的语言、形式、方法都救不了中国诗歌和散文诗，只有把外来的东西，用中国人的心去同化、消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解构(deconstruction)以后，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诗艺，成为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去模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拒绝暂时地、有条件地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但学到手之后，我们就要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让他人大吃一惊，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

我想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九十年代即将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觉、这一点清醒、这一点“狂劲”（但不妄）向着诗艺的历史制高点出发，向世界出发。

在今天商品价值泛滥，而审美价值贬值的情况下，广西民族出版社居然有如此大气魄出版诗集并散文诗集二十种，据说以后还要继续出下去。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赞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同时也是皇冠诗丛责任编辑的冯艺先生，他以年轻编辑家的眼光和青年作家的勇气，和两位主编、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荻及所有的编者一起大胆地做出了这项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大艺术工程，我们也不得不深感钦佩；另外令人兴奋的是，其第一套的作者除柯原、晨梅外，其余18位作者大多是三十岁左右，有些只有二十四五岁，当中还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蒙族的青年作者，这越发显得我们新诗的队伍盛况空前，有这么广大的队伍参加新诗的建军，也许正是我们必然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88.11.18

目 录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总序）	孙绍振（1）
中国，我漂流江河	（1）
你内·我外	（3）
佛光	（6）
孔明像前	（7）
檀色琴盒	（9）
高原夜天	（14）
彼岸	（16）
凡界	（18）
矿工自画像	（20）
感受平直的尺度	（22）
走出矿井	（23）
A大调	（26）
欢腾在这个节日	（28）
致D	（29）
零点	（30）
雪谷	（32）
天外来信	（34）
金川人，历史的群雕	（35）
喊山人	（38）
历史之雕：铜奔马	（39）

黄昏·····	(41)
柴达木之虹·····	(42)
过乌江·····	(44)
我思念西北的阳光·····	(45)
月吟·····	(47)
珠状或多边形纪事·····	(49)
恬静的美神·····	(51)
生命的绝响·····	(53)
冤案·····	(55)
本周屏幕世界·····	(57)
雪豹·····	(59)
怀念春天·····	(61)
夜·····	(63)
五月的某一天·····	(64)
断枝·····	(65)
麦地·····	(67)
观音·····	(69)
关于河·····	(71)
猫与玻璃·····	(73)
六盘山之巅·····	(75)
咖啡的味道·····	(77)
渡口·····	(79)
青春的绿颜色·····	(81)
八月七日随感录·····	(83)
我所认识的王安石·····	(87)

中国，我漂流江河

逆水流而上，逆历史而上。

我发现两股清纯的生命之水，源出了同一古陶罐的奶酒，泼醉大高原的草地与歌喉——

一条叫黄河的河，流过中国的左心房。

一条叫长江的江，流过中国的右心房。

亿万年圣水的潮声，洗礼过健壮的肌肤和裸露的灵魂了，中国龙睁大现代的亮眼鸟瞰小小寰球时分，鞋作方舟，或在两个源头上同时起漂。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五十亿双眼睛，都以华夏江河之水作滚滚流淌的热泪。

母亲温柔的秀发轻飏成黄河水优美的流向，几度春花雪月，几度爱和恨……

血汗过滤的五千年文明之汁，蜿蜒成一首回肠荡气的古歌，在全世界炎黄子孙雄浑豪迈的大合唱里，成为搁浅的密封船、古中国和灿烂的梦想——拉纤。

跳跃和奔流，是青春道路的另一性格。

父亲的阳刚之气咆哮成浩荡的长江水，供我穿越风之帆纬，浪之叠障。

闯关、跳峡。冲浪之搏是生命和魂魄最大张力

的曝光。

追寻的太阳，远在东方之海……

母亲在黄河断岸声声唤儿时，那个渺小懦弱的我已葬身鱼腹。

父亲在葛洲坝举起华夏的巨灯，为另一个英雄的大我，照亮归路。

中国，我为你漂流长江。

中国，我为你漂流黄河。

一万次被粉碎成泡沫之后，一万零一次又聚结成“人”形。我永恒生命的终极形象是——

一条黄肤色的河。

一条蓝精灵的江。

1988.5.20. 永昌

你内 · 我外

——浪漫诗书社《古城》的印象

A

古城向我打开朝北的窗户时，有几个小精灵肩起墨斗和诗囊，准备动身，我看见——

远方有一片杂色的云彩，在你们交集的梦中，很美地飘；城外有一条无规则伸展的道路，象征性地抒写你们业已开卷的人生。

B

梅枝出了城墙，远来驿站香我。

动手翻动古城的奇珍和笑意之时，你们的春天便漫上我凝思的冷眉，不胜温暖。

劝你们在空白的试卷上种株梅，

流弱女泪的信笺上种株梅；

古城的每块石砖上种株梅；

燃烧的血液中种株梅……

有梅作你们远行的相思，有那暗香作你们诗的韵脚，还怕遥远的里程和沉重的彼岸吗？

我手持梅花，等你们越过西部荒原。

C

城上城下。你内我外。

不可思议的蝴蝶，就放它去寻找适合它美学趣味的花朵吧。

女孩子，千万别把它制成标本戴在头上，借它装饰自己的美丽。

文学、艺术和宽广的爱心，都是这样一只蝴蝶呀。

远山的呼唤，能传进内心才算一个行动信号。可道路——不是你们眼中笔直的破折号呀，太阳和孤岛红豆，都不是破折号那端现成的圆满答案。

D

我俯瞰《古城》审视你们，谁知道你们会不会长成徐志摩、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王羲之和六一居士，并且超越他们的灵肉？

折枝春天的杨柳，送你们上路吧！

外面的世界精采又无奈。浪漫呢，痛苦呢，你们得亲口尝一尝人生的风雨，才能弄懂一句真正的名言。

走出古城 = 走出发霉的孤独 = 走出小小的自

己。

历史啊，快把你紧闭千年的城门打开！

切记：走到城门口，第一是确定方向，然后才是走及其发现什么。

1989.4.7. 金川

佛 光

峨眉天大秀。

金顶看佛光，是登峨眉山的最神妙之处了，可很少有好天气，也就很少有人看见到佛光的荣幸了。

我和我的三好大学生夏令营队员登上金顶时，雨雾濛濛，看来是与佛光无缘了。来到摄身岩探头向下一看，万丈深渊叫人头晕。正待退回去时，听人们喳喳叽叽议论说，有个四川某体工队的年轻运动员，身患绝症，他登上峨眉山金顶要见佛光治病，因没见到佛光而失望时，他纵身跳下了摄身岩……

另有人说，那运动员历经许多艰难才登上金顶，也许他就是来摄身岩自杀的。可他登高望远，心胸开阔了，他虽没有见到佛光，却看到自己带着重病征服了巍巍峨眉山，他看到了启示和希望。于是，他回去了。

我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

这就是一种人间佛光，或者幸遇到了它。

1984.7.29. 峨眉山

孔明像前

在家乡的祁山，孔明，面对你的塑像，长久的静默，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连你幽古潮湿的光芒里，读千年不变的陇上黄土，读永生的蓝天和事民忠魂，才有可能读懂你呀，手执羽扇的孔明先生。

祁山古堡峭峙奇拔，坚固如铁，透过很旺的香火遥望巴蜀隆中，你那名声清雅的茅庐，已依照你官帽的式样，改建成富丽堂皇的楼阁，那朝这代的凡夫俗子纷纷前去参观，可惜反思者甚少。刘皇叔第三趟躬身走出茅庐矮门时，你的形象就一下子比史书中的祁山高出许多，叫人千百年翘着仰视你空灵的头颅。你一生鞠躬尽瘁，仍登不上《出师表》里最高的境界时，泪成倒流的西汉水，波涛汹涌。

有这头颅撑天，才六出祁山。旌旗、鼓号、连同你清秀的眉毛，都已被战火烧光，哪间农舍，哪片麦田下面是你当年屯兵的祁山九寨？你那绝妙的空城计，已被如今的聪明人，活学活用到了家，先生知与否？

忠英武侯祠，应该是我为先生虚构的天宇，你牧过马的草地青青，你那羽毛扇，驱蚊子？驱邪气？驱颂词？扇面后那与陶罐之水来路相同的古老

东风，欲清醒时，叫我好生疑惑。

羽扇拂去历史尘埃，拂不走八十年代优质名牌的香火，也拂不动崇拜者伏地的头。你的大军没有征服他们的祖先，是你响亮的名字，征服了他们的头啊。我想上前扶起他们，这些人的骨质硬度不错，可头实在太沉，不知里面装些什么东西？

先生，我站在你面前，历史与现实是否就可以站到一起，对话、沟通？我发现在大多数游客眼里，我已经死了，而你分明活着。

我连那三分之一的臭皮匠都不是，而你却是诸——葛——亮——！

1984.8.15.礼县祁山